



全国高等法律院校 2023 年“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 模拟民事诉讼一审案件材料

.....
.....

说明：

1. 本案所有事实情节均为虚拟，与任何现实政府机构、司法机关、企业和个人均毫无关系。所有参赛院校和队员均不得将本比赛案件材料用于本赛事无关的任何其他目的或场合；
2. 各个参赛队应根据下列案件材料，模拟本案一审原告和被告，分别作为原告（两位）的代理人撰写二份起诉书和一份答辩书，并参加本模拟案件的开庭审理；
3. 根据比赛规则和现场抽签结果，参赛代表队分别代表原告方和被告方出庭发表意见，并参加模拟法庭开庭审理程序；
4. 本赛题提供的下述事实均应视为已经法庭当庭核实和质证过的真实情况，除对这些事实进行合理解读和陈述外，不得随意增删事实。

.....
.....

- 一、 水泊网络技术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是近十年来随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科技公司，开发并运营水泊配送平台。该平台提供外卖送餐、城区即时送货、代买代送跑腿等多种服务项目，消费者在该平台注册后可以选择所需要的服务。以外卖送餐为例，消费者在平台上选取中意的餐厅及食品并下单付款，平台组织配送员送餐上门。
- 二、 水泊公司在 2015 年 7 月创建时，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招聘了第一批



配送员。鲁慎之当时恰逢 20 岁，刚从农村进入大城市务工，在老乡林闯带领下，到水泊公司面试并被录取，成为该公司的专职配送员，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水泊公司要求配送员每天早上 9 点到配送站点报到，晚上 9 点下班，并且每位配送员每月须值班 5 次，值班时间段是早 6 点到早 9 点或者晚 9 点到晚 12 点，每次值班选择其中一个时间段。配送员的薪酬是底薪加提成费，底薪是每月 1800 元，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一致，提成费是每一订单 5 元，没有加班费。水泊公司以底薪为标准为全体配送员办理职工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水泊公司并未办理特殊工时制审批。

四、2016 年 6 月后，随着电子产品价格的走高，多家手机配件厂开始大规模招聘，给出的小时工价是 40 元并有加班费，林闯得知这一信息后便辞去了水泊公司的配送员工作，转投福林电子工厂，他劝说鲁慎之一同前往，但鲁慎之不喜欢流水线枯燥的工作，拒绝了林闯的提议，留在水泊公司继续从事配送员工作。

五、水泊公司经过一年多的持续投资，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市场份额，服务覆盖的区域不断扩大，从大型城市延伸至县乡，经营模式也随之演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策略是引入了业务属地人力资源公司，作为水泊公司的地区合作伙伴，通常称之为“人资商”。典型流程是水泊公司在某一城市开通平台服务后，由当地的人资商组织配送员，完成水泊平台所吸纳的服务订单。

六、2018 年 3 月，水泊公司提出理顺平台经营模式，平台不再保留自雇配送员，在所有业务区域引入人资商模式。在此背景下，水泊公司告知鲁慎之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由本地的人资商“芳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以下简称芳岚公司）与之签订合同。

七、在鲁慎之拿到芳岚公司的合同后发现，该合同并非劳动合同，而是名为合作协议，其中第一条载明双方同意建立合作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亦不构成劳动关系。鲁慎之虽然不明白这些措辞的含义，但他认为其与水泊公司的合同尚未到期，约定好的事情怎么能说改就改，遂提出异议。经本地社区人民调解，鲁慎之与水泊公司就解除合同达成调解书，水泊公司赔偿了 4 万元。鲁慎之拿到钱后，赶紧把 3 万元寄给家里给老人治病，留下 1



万元在手边当作生活费。

八、因与水泊公司之间解除合同的不愉快经历，鲁慎之并未与芳岚公司签订合作合同，而是想找找其他就业机会。于是，他联系了林闯，却发现林闯此时已不在电子厂上班，而是在芳岚公司下设站点又干起了配送员。林闯告诉鲁慎之，手机市场不景气，加上国际贸易摩擦，电子配件厂的日子不好过，小时工价一降再降，加班也越来越少，拿到手的报酬跟配送员一比很不划算，于是便离开工厂做回了配送员。林闯说，他除了寄给家里偿还盖房子欠债的钱，已经把生活费都花光了，幸好有配送员这个没有门槛的工作渠道，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办。鲁慎之问他看懂芳岚公司的合同了吗？林闯回答，平台 APP 推送过来的电子版合同，当时急着找工作，哪有时间仔细看，一打眼看见那些个合作、劳动、劳务之类的说法也不懂，反正跟以前水泊公司一样在站点上下班打卡，每天有收入，不拖欠工资就行呗。然后，林闯听说鲁慎之没有工作，又劝他一起在芳岚公司做配送员，但鲁慎之还是觉得不自由，就婉言谢绝了。

九、在此之后，鲁慎之在建筑工地找了一份搬运的工作，干了一段时间觉得太受束缚，听同在工地的人讲，在附近有劳务市场，工钱每日结算，想工作就去市场，不想工作就休息。鲁慎之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更自由，自己能更好地掌握时间，于是便离开了建筑工地。等他来到别人口中所说的劳务市场，才发现就是几条街道附近的空地，从早到晚都有人来等活找活，劳雇双方谈妥任务和价格就可以开始开工。

十、鲁慎之在劳务市场待了几天发现这个季节房屋装修需求很大，他年轻力壮，有不少清理装修垃圾的工作找到他，当天一次清理一处房屋，按天支付报酬。鲁慎之凭着一把子力气，每天都能开工。有天一个叫蔡井的工头找到鲁慎之，让他去清理一处装修垃圾，谈妥了工钱。但鲁慎之在搬运地板时不小心摔倒撞破了头，不能继续劳动。鲁慎之找到蔡井，希望能获得一点补偿作为医药费，但蔡井告诉他这种日结工没有工伤保险，自己也没有能力承担鲁慎之的医药费。鲁慎之无奈，没有能力工作，只能靠仅剩的现金养伤。

十一、鲁慎之养好伤之后，手里的现金所剩无几，想着不能继续干日结工了，又



联系上了林闯。鲁慎之说，他想干那种不受束缚，自己灵活掌握时间，又能按时拿到报酬，不被拖欠工资，还有些保障，至少受伤了能有医药费。林闯告诉鲁慎之，平台配送员除了他这种在指定站点工作的专职方式外，还有众包方式，自己在平台上注册为配送员，只要没有犯罪记录并身体健康，经过平台审核就可以接单挣钱了，工作灵活自由，没有上下班打卡，按单提成，没有底薪，报酬存在平台账户里，每天都可以提现。而且，平台从配送员每天配送第一单的报酬里提取 3 元钱，投保当天人身意外险，医疗费最高能有 10 万元呢！

十二、鲁慎之思量之后，觉得平台众包配送员这份工作实在适合自己，于是就买了辆二手电瓶车，在水泊平台申请注册为众包配送员。在 APP 注册时，鲁慎之发现果然如林闯所说，要求简单，步骤清晰，但有个环节要求他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如果不同意就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他想不明白个体工商户什么意思，于是打电话问林闯，林闯说众包配送员注册都这样，别的配送平台也是，好像是纳税有优惠，到手钱多点，就别操心了，赶紧注册挣钱吧。于是，鲁慎之同意注册个体工商户，通过平台审核，并很快拿到了平台送来的配送员服装、头盔和平台公司标识。

十三、鲁慎之将标识贴在电瓶车上，按照平台要求穿戴好头盔和工作服，在 2020 年 9 月 1 日正式上线开始接单。鲁慎之没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上午十点起床，然后上线接单，一般到下午两点停止接单，回到住处休息打游戏，下午四点再开始接单至晚九点。更让鲁慎之满意的是，赶上老家农忙时节或者老人需要护理，他可以停止平台工作回老家，不需要请假，也不担心扣钱，等忙完再回到城市继续在平台接单。

十四、水泊平台此时已经建成了外卖配送算法系统，根据配送员的等级和位置设定取餐和送餐路线以及每单配送时限，不区分人资商的专职配送员和个人注册的众包配送员。在工作之余，林闯和鲁慎之见面也会一起抱怨，说现在平台算法对配送效率的要求比以前高了很多，每单的时限卡得很紧张，稍有不慎就会超时，而且平台算法会根据他配送的区域和速度不断压缩时间，一旦超时就会遭受罚款，另外平台也推出了很多种派单奖励措施，跑得多、好单多、积分多、提成多。平台管理不断优化，双管齐下搞得每天



午餐和晚餐高峰时段都在路上狂奔。此外，平台管理也不断规范化，对于不按照平台要求在在电瓶车上贴上标识、穿戴头盔和工作服的配送员还有扣分的惩罚。鲁之慎曾因为忘穿工作服而被扣过分，虽然不多，但也让他心疼不已。

十五、时间进入 2021 年以后，平台用工的制度环境持续发生改变，《民法典》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安全生产法》于 2021 年 6 月完成修订，增加的一项规定是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同时，平台从业者的劳动状态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主管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定，具有代表性的是 2021 年 7 月 23 日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在民事关系和劳动关系之外，针对新就业形态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此后，7 月 26 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配送平台优化配送算法规则，以“算法取中”替代“最严算法”。为落实政策要求，水泊公司修正了配送算法，将订单配送要求由时间点改为时间段，例如 12:00—12:20 范围内完成配送均属合理，也吸收了天气、节假日等要素。

十六、虽然政府针对新就业形态出台了多项政策，但法院对审理此类案件仍存在诸多疑难分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出台了《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22〕36 号），《意见》规定依法合理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针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提出，可以结合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有关规定，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妥善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依法合理认定各方责任，推动平台企业制定注重遵守交通规则等社会秩序的算法规则和规章制度，强化外卖快递从业人员遵守交通规则等社会秩序意识。

十七、正当鲁慎之逐渐感受到工作环境有所改善时，朋友传来噩耗，林闯在送餐时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腰部严重骨折，动手术花了很多钱，虽然有人身意



外险，但十万元恐怕不足以支付后续治疗费用。林闯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一旦他不能劳动挣钱，家里马上就会陷入困境。鲁慎之听后马上停止接单下线，代林闯去芳岚公司讨要说法，芳岚公司拿出合同说，双方签订的是合作协议，没有劳动关系，芳岚公司没有义务给林闯办理工伤保险，对此意外情况除了已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只能表示爱莫能助了。此外，芳岚公司一直提醒配送员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违者自负其责。

十八、正当鲁慎之为林闯受伤维权苦恼时，家里又传来急需老人住院费的消息。为了多挣钱，他一改此前的作息时间，每天早六点就上线接单，直到晚九点，并且每个订单就尽可能地快跑，以便能更快地接到下一单。2022年12月10日中午，鲁慎之接单后在路上疾驰配送，因平常通行的路段临时施工，他为节省时间不绕路，逆向驶入一条路，并超速疾驰。因该二手电瓶车失于维护，行使速度过快，鲁慎之的车辆失控，迎面撞上了路边正常行走的高稳平，鲁慎之也随之摔倒。附近群众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将二人送到医院急诊。经诊断，高稳平右臂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鲁慎之左侧肋骨两根骨折，左腿膝关节挫伤，大腿皮肤较大面积擦伤。

十九、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部门应群众报警，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并于2022年12月14日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鲁慎之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高稳平家人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当天，要求鲁慎之赔偿高稳平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鲁慎之此时也正在联系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医药费，但人身意外险并不包括第三者责任险，也不包括被保险人治疗期内的生活费，以致鲁慎之只能靠手头仅有的一点钱治疗和吃饭。他告诉高稳平的家人，对事故的发生和对高稳平的伤害非常抱歉，他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但他确实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二十、高稳平及其家人认为鲁慎之撞人时穿着水泊平台的工作服，电瓶车上贴着平台标识，而且正在为平台配送外卖，平台肯定要承担责任。鲁慎之认为自己跟林闯不一样，林闯是跟芳岚公司签了合同，自己是直接在水泊平台注册的，他是配送平台订单时发生的事故，平台应该对自己有所保障。高稳平和鲁慎之将自己的诉求告知水泊公司，但水泊公司表示自己是科技公司，不是鲁慎之的用人单位，仅发挥中介作用；且公司一直提醒配送员不



要违反交通法规，如因违反交通法规造成的自身或他人的损失均由配送员自负其责，因此公司不应对此次事故承担责任。

二十一、三方协商无果，鲁慎之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向南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定水泊公司向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南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作出裁决，裁定鲁慎之与水泊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水泊公司不对鲁慎之承担工伤责任。鲁慎之不服该仲裁裁决，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向南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水泊公司应按照工伤标准向其支付待遇。

二十二、高平稳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向南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水泊公司、鲁慎之为被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合计 15 万 8 千元。

二十三、南城区人民法院将两案合并，决定于 2023 年 9 月底开庭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